

徘徊於理解與相信之間—— 從帕斯卡爾看理性的規限與 信仰的原誘

李仲驥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一 引言

帕斯卡爾 (Blaise Pascal, 1623-1662) 是一個罕見的天才，他同時是一位數學家、物理學家與發明家。但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具有深度的哲學家與宗教思想者。他的名著《思想錄》是人類文學的寶典，廣為人們熱愛。在思想層面上，他可以被稱為一位反理性主義者。他曾在他那個時代奮力與過於傲慢的理性主義抗爭。對他而言，人的思想並沒有自明的根基。我們的人性渴望獲得一個堅實的基礎以便在其上構建知識，但這基礎卻在我們腳下垮塌了。對帕斯卡爾來說，哲學的第一原則並不是神聖的，人們總可以比這個原則走得更遠。笛卡兒是與帕斯卡爾同時期的思想家，他曾宣稱，只依靠理性，他就已經找到了知識的起點。在帕斯卡爾看來，笛卡兒的起點並不是沒有前提的，起點的選擇就是一個超越理性的舉措。這種選擇行為具有某程度的隨意性，而且經常

涉及到某種信仰。人的反思永遠沒有終結，它僅是在一個跳躍、抉擇的狀態中暫時停歇下來。

帕斯卡爾向我們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頭腦無法理解的事物是存在的，人必須面對不同真理之間的衝突性。我們只能觀察到一部分現實。撇開對整體的理解，我們不可能理解其中的部分，正如脫離了對部分的認識，我們對整體也不能完全把握。在人和自然之間存在着一種不相稱；人沒有被賦予可以理解一切的能力。求知者和絕對真理之間的距離是無法跨越的。人應當認識到自己是無法通過理性來獲得任何確定的知識。真理並不是已經被一些人掌控了，真理是為那些廢寢忘食、繼續求索的人存留的。帕斯卡爾曾這樣論及探索真理的人：「我只能讚許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的人。」¹

二 帕斯卡爾對教條主義（理性主義）的批判²

（一）論第一原則

作為理性主義者，帕斯卡爾時代的邏輯學家和哲學家俱以懷疑作為求真的開始。這強勁的思想過程迫使他們止於一終點，即這懷疑過程不能再繼續向前推。就在此處，他們宣稱已經找到了第一原則或是最終的基礎，他們的哲學也可以建於其上。帕斯卡爾反對這樣的思想。他主

¹ 帕斯卡爾著，何兆武譯：《思想錄——論宗教和其他主題的思想》（北京：商務，1997），片斷421，頁182。本文對《思想錄》引文的翻譯皆出自該譯本，在引用時會提供片斷編號和中文譯本的頁碼。片斷編號是根據Brunschvicg的編號方式。在某些引文中當筆者不同意何兆武的譯文時，筆者會根據Martin Turnell的*Pensées*英譯本（London: Harvill Press, 1962）加以修改，並會在該注腳說明。

² 「教條主義」即英語中的 "Dogmatism"，在帕斯卡爾的用法，是指一個認為以人的理性便足以達致萬事萬物背後真理的哲學主張，大概等同於 "Rationalism"（理性主義）一詞。本文中教條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意思是相等的。在帕斯卡爾時代很多有識之士都是教條主義者，他們也成為《思想錄》中一羣帕斯卡爾要與之對話的人士。

張即使通過這樣的方法所找到的基礎也是不穩固的。帕斯卡爾通過幾何學提出一個類比，他指出所有的幾何答案都取決於一些先在的原理，而這些先在的原理又取決於其他的原理，如此類推的過程是無限的。這就像一個分割質點的做法一樣。這樣的分割是無窮盡的，無人能說他已經達到了該質點不能再分的最終狀態：

正是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切科學就其研究的領域而言都是無窮的，因為誰會懷疑例如幾何學中有待證明的命題乃是無窮無盡的呢？並且就其原理的繁多和細密而言，它們也是無窮的；因為誰不知道我們當作是最後命題的那些原理，其本身也是不能成立的，而是還得依據另外的原理，而另外的原理又要再依據另外的原理，所以就永遠都不容許有最後的原理呢？可是我們卻規定了某些最後的原理，其理由看來就正如我們對於物質的東西所下的規定一樣；對於物質的東西，凡是超乎我們的感官所能察覺之外的，我們就稱之為不可分割的質點，儘管按其本性來說，那是可以無限分割的。

然而微小的無窮性卻並不那麼顯而易見。哲學家們往往自詡已經達到了這一點，但正是在這上面，他們都絆倒了。這就產生了像《萬物原理》、《哲學原理》之類這樣一些常見的書名，這些名字儘管表面上不如但實際上正如另一本刺眼的書《論可知的一切》（*De omni scibili*）一樣誇誕。³

帕斯卡爾所要論證的，即哲學的所謂「第一原則」自身也會遭到質疑，因為人總可以在此原則基礎上繼續向前求索。宣稱這些正是思想的基本原則實在是膽大妄為的做法。這舉動就像一些哲學家們編訂了自己的法則，並且非常愉快地按此而行，但帕斯卡爾說這並不比強盜和異端遵從自己制定的法規好到那裏去。⁴

³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72，頁31～32。（譯文經筆者修改）

⁴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393，頁174。

透過帕斯卡爾的兩個無限觀念（本文稍後將加以解釋），我們最能夠理解為何他摒棄第一原則這個觀念。帕斯卡爾所採用的認識論原則是「只有同類的才能相互認知」（"only the like knows the like"）。也就是說，知識只和認知者的能力成一定的比例。在《思想錄》第72片斷中，他說我們的身體是無限大和無限小之間的中項，我們的思想也是如此。這樣我們只能處理那些和我們的思維能力成一定比例的問題。關於現實的第一原則和最終結論當然都是人類所不能及的：

人們並沒有思索這些無窮，就冒然着手去研究自然，竟彷彿他們對於自然有着某種比例似的。他們根據一種有如他們的物件那樣無窮的臆測，想要理解事物的原則，並由此而一直達到認識一切——這簡直是怪事。因為毫無疑問，若是沒有無窮的臆測或是沒有一種與自然同樣無限的能力，我們就不可能進行這工作。⁵

同樣在此片斷中，帕斯卡爾指出今世的事物總是相互關聯的，它們既由其他事物引發，又引發其他事物；既由其他事物支持，又支持其他事物；既與其他事物間接相聯，又直接促成事物的聯繫。如前所述，離開事物的部分，我們不了解它的整體；離開了整體，我們也不認識其他部分。哲學家們宣稱知識能建立在第一原則之上，但對於帕斯卡爾而言，這簡直是太自以為是了：

火焰沒有空氣就不能存在；因之，要認識前者，就必須認識後者。

⁵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72，頁31。（譯文經筆者修改）

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造因和被造者，是支援者與受援者，是原手與轉手，並且一切都是由一條自然的而又不可察覺的紐帶——它把最遙遠的東西和最不相同的東西都聯繫在一起——所連結起來的；所以我認為不可能只認識部分而不認識全體，同樣地也不可能只認識全體而不具體地認識各個部分。⁶

此處帕斯卡爾說得十分清楚，人的知識並不是零碎的。要認識一件事物，我們必須知道與之相關的事物，但是這些實體之間的聯繫是複雜而無窮的，因此沒有人可以把握事情的實在狀態。

笛卡兒企圖以一個假說來演繹一切，但對帕斯卡爾而言，這假說其實是隨意的。透過這方法，人們充其量只能得出一些理性思想上的真理（rational truths），但它們在解釋這個世界的現實和經驗方面上是明顯失效的。⁷

在駁斥教條主義者所謂的第一原則時，帕斯卡爾的洞見是先於休謨，他比休謨早了幾乎一個世紀。休謨在《人類理解論》（*An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說道：

有一個懷疑論的族類，先於一切研究和哲學，是由笛卡兒和其他人所教導出來的，作為一個最高的防腐劑來反對錯誤和輕率的判斷。它提倡一種普遍的懷疑，不僅懷疑我們以前所有的觀點和原則，也包括我們的官能的準確性。他們說，我們必須從某個不可能錯謬或不具有欺騙性的初始原則開始演繹，通過一系列的推理，來說服我們自己官能的準確性。但是這樣一種比其他原則更有優勢的、自明的、具有說服力的初始原則是存

⁶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72，頁34。

⁷ Denzil G. M. Patrick, *Pascal and Kierkegaard: A Study in the Strategy of Evangelism*, vol. 1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47), 149.

在的……因此，即使人們可能到達笛卡兒的那種懷疑（很明顯人們無法達到），這種懷疑是徹底無藥可救的；沿用這種方法，任何理性能力都不能使我們對任何主題有把握和確定。⁸

休謨所說的正好呼應着帕斯卡爾的批判：認為初始原則具有優先性簡直就是一種欺騙。它們也是可以被質疑的，正如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質疑一樣。

在論說關於懷疑和確定性（certainty）的事上，帕斯卡爾指出了這樣一種事實：我們知識的可靠性取決於我們的官能，而我們的官能又要依據各種資料。如果一位良善的神明創造了人類，那麼人類依靠自己的官能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如果某種邪惡的力量創造了人，那麼人的官能毫無疑問也是不可信的。如果人類不過是由盲目碰撞而生，那麼人類的官能當然也是不規律的。⁹ 對教條主義者而言，自然原則（即對我們基本官能的依賴）是不能被質疑的。但是懷疑論者回應道，我們的本性也含有不確定性的問題。在此，帕斯卡爾和懷疑論者站在了一條戰線上，共同批駁教條主義者宣稱已經找到第一原則的這種自大。

儘管帕斯卡爾離我們已有三百年，但是我們從他批判教條主義者的過程中看到了他的自然世界觀，是確實可以和現今我們對科學的一些懷疑對應起來的。如上所述，根據帕斯卡爾的觀點，人類並沒有被賦予可以掌握所有知識的相應官能。在無限的兩端，事物總可以逃過我們的把握。我們絕對沒有擁有最終現實的圖景。在早期現代（early modernity）的觀點中，許多人傾向認為宇宙就是科學所展示的那樣。但是隨着科學的進步，人們不再那樣有把握。費耶阿本德（Paul

⁸ David Hume, *An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Chicago: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30), 158-59. (譯文出自筆者)

⁹ Richard H. Popkin, *The Third For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Thought* (Leiden: Brill, 1992), 213.

Feyerabend) 指出，我們根本不可能建立用來區分科學的和非科學的、合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標準。科學活動並不是全然不受懷疑和錯誤影響的。庫恩 (Thomas Kuhn) 說科學理論也是和處境有關的。我們認為是符合科學的事物在其他時代和處境中看起來就是非科學的。¹⁰ 帕斯卡爾的觀察對當時的教條主義者並現代人，確實提供了一些需要深思和反省的地方。

(二) 理性的弱點

《思想錄》全書包含帕斯卡爾對理性之能力和可靠性的強烈反對：「理智的最後一步，就是要承認有無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沒有能達到認識這一點，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¹¹ 帕斯卡爾對理性的貶抑不僅針對那些宣稱單憑理性便可找到自己哲學體系基礎的思想家，他的批評也同樣涵蓋了那些把上帝納入到他們觀念當中的人。但帕斯卡爾對後者的指摘主要是針對他們過於信賴人的智慧。當帕斯卡爾被問及誰是他最喜歡的哲學家時，他回答說：「是艾比克泰德和蒙田 (Epictetus and Montaigne)。」¹² 艾比克泰德是一個斯多亞主義者，他高舉有一位眷顧之神的觀念，並認為人的智慧乃在於採取與神明旨意一致的行動。但是帕斯卡爾看到這樣的信念無異於人的自我掌控。艾比克泰德並沒有看到人的有限，也沒有認識到人需要在自身以外尋求說明。¹³ 艾比克泰德的問題在於他有「魔鬼般的驕傲」，認為理性並沒

¹⁰ Popkin, *The Third For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Thought*, 219-20.

¹¹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67，頁127。

¹² Morris Bishop, *Pascal: The Life of Geniu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68), 206.

¹³ Hugh M. Davidson, *The Origins of Certain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113.

有墮落，並有足夠能力去理解萬事萬物。帕斯卡爾這樣評價艾比克泰德：「我敢說，如果他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無能，他還是值得我們尊崇的。」¹⁴

在帕斯卡爾的人論中，人的當前情境和起初受造之時的情境並不相同。人從起初的狀態墮落了，這事件也影響了我們對真理的認識。對帕斯卡爾來說，人是真理的「貯藏所」(repository of truth)。¹⁵ 也就是說，人有能力接受啟示的真理，但是人同時也遠離了墮落之前人原初所擁有的真理。墮落之前，人裏面存在着原初的本性，使人能夠擁有直覺的和確定的知識，但是墮落之後，第一本性遭到了破壞。現在人裏面所留下的只是這第一本性的微弱直覺。作為真理的「貯藏所」，我們既不能確定真理，但又不能除掉真理的模糊影像。此處不難看出帕斯卡爾的批評既指向了教條主義者，又指向了懷疑論者。¹⁶

對帕斯卡爾來說，教條主義和懷疑主義都不能得到證明。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已掌握了事物真實狀況的人，帕斯卡爾巧妙地說道：「可能有真正的證明；但這一點並不確定。因而這一點並沒有證明別的，只不過證明了連『一切都不確定』的信念本身也並不確定；這是懷疑主義的光榮。」¹⁷ 那些堅持自己信念的人很難看出自己也許錯了，所以帕斯卡爾繼續說道：

一個跛腳的人並不是我們煩惱，但一個跛腳的腦袋則使我們煩惱；這是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一個跛腳的人承認我們走得正直，但一個跛腳的腦袋卻說跛的乃是我們自己；若不是如此，我們就會可憐他們而不會惱怒他們了。

¹⁴ Bishop, *Pascal*, 206. (譯文出自筆者)

¹⁵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434，頁196。

¹⁶ José R. Maia Neto,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Pyrrhonism: Scepticism and Faith in Pascal, Kierkegaard, and Shestov*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58.

¹⁷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387，頁172。(譯文經筆者修改)

艾彼克泰德格外強而有力地問道：「為甚麼如果有人說我們頭上有毛病，我們並不生氣；而有人說我們的推論有毛病，或者我們的抉擇有毛病，我們就要生氣了呢？」¹⁸

這樣，通過步步追迫和批判教條主義者的錯誤基礎，帕斯卡爾發出了沈痛的哀歌：

這便是我們的真實情況；是它使得我們既不可能確切有知識，也不可能絕對無知。我們是在遼闊無垠的區域裏駕駛，永遠在不定地漂流，從一頭被推到另一頭。我們想抓住某一點把自己固定下來，可是它卻蕩漾着離開了我們；如果我們追尋它，它就會躲開我們的掌握，滑開我們而逃入於一場永恆的逃遁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為我們停留。這種狀態對我們既是自然的，但又是最違反我們的心意的；我們燃燒着尋求一塊堅固的基地與一個持久的最後據點的願望，以期在這上面建立起一座能無限上升的高塔；但是我們整個基礎破裂了，大地裂為深淵。

因此就讓我們別去追求甚麼確實性和固定性吧。我們的理性總是為表像的變化無常所欺騙，並沒有任何東西能把包在這兩個無限之中的有限固定下來並逃離這有限。¹⁹

（三）兩個無限

帕斯卡爾的知識論中一個非常關鍵的思想，就是兩個無限的觀念：它們分別是無限大和無限小。作為一個天才的數學家和科學家，他比同時代的任何人更有資格來談論這些觀點。他在第72片斷中對兩個極端的描述是如此巧妙，以致在他之後無數思想家和作家都頻頻引用他的

¹⁸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80，頁40。（譯文經筆者修改）

¹⁹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72，頁33。（譯文經筆者修改）

文字。在描寫宇宙那令人充滿敬畏的偉大方面，該段文字在人類文學史中是最優美的篇章之一。在批駁教條主義者的自大時，帕斯卡爾邀請他們嘗試在宇宙的浩瀚無限中去思想人的虛無，好叫他們認識到人的知識並不具有那種他們自己以為已擁有的堅實基礎。

整個可見的世界只不過是大自然廣闊的懷抱中一個難以察覺的痕跡。沒有任何觀念可以近似它。我們儘管把我們的概念膨脹到超乎一切可能想像的空間之外，但比起事情的真相來也只不過成為一些原子而已。宇宙就是一個球，處處都是球心，沒有哪裏是球面。終於，我們的想像力會泯沒在這種思想裏，這便是上帝的全能之最顯著的特徵……

但是為了給他展示同樣可驚可訝的另一幅壯觀景象，就讓他能探討一下他所認識的最細微的東西吧。讓我們給他一枚身軀微小而其各個部分還要更加微小無比的寄生蟲，它那關節裏的肌肉、肌肉裏的脈絡、脈絡裏的血液、那血液裏的黏汁、黏汁裏的一微一毫、一微一毫裏的蒸氣；並且把這些最後的東西再加以分割，讓他竭盡這類概念之能事，並把他所可能達到的最後的東西當作我們現在討論的物件；他或許會想，這就是自然界中極端的微小了吧。可是我要讓他看到這裏面仍然是無底的。²⁰

在我們之前三百多年的人，竟有如此深刻的洞見！顯微鏡學在帕斯卡爾時代只是非常原始的，細胞生物學和原子的結構在兩個世紀後才被人們發現。當代科學確認了帕斯卡爾所說的話，即使今天我們仍然在努力探索次原子微粒。誰敢說我們已經達到了物質的底層？帕斯卡爾在第72片斷中繼續說道：

²⁰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72，頁28～29。（譯文經筆者修改）

那末就讓他在這些渺小得可怕、正如其他那些同樣巨大得可怕的奇跡裏面啞口無言吧；因為誰能不讚歎我們的軀體呢，它在宇宙中本來是不可察覺到的，它自身在全體的懷抱裏本來是無從覺察的，而與我們所不可能到達的那種虛無相形之下卻竟然一下子成了一個巨靈、一個世界、或者不如說成了一個全體！²¹

帕斯卡爾如此強調：兩個極端的事物對有限的存有而言是無法充分了解的。人不應當自以為是地談論這些事情，相反倒是應該謙卑地思考它們。人在宇宙之廣闊中比例極度失衡（disproportion of man）的存在，就只能與這兩個極限的奧秘共存。²² 這樣的比例失衡對於帕斯卡爾的認識論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因此他這樣說：

因為，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個甚麼呢？對於無窮而言就是虛無，對於虛無而言就是全體，是無和全之間的一個中項。他距離理解這兩個極端都是無窮之遠，事物的歸宿以及它們的起源對他來說，都是無可逾越地隱藏在一個無從滲透的神祕裏面；他所由之而出的那種虛無以及他所被吞沒於其中的那種無限，這二者都同等地是無法窺測的。²³

對帕斯卡爾而言，人現今所擁有的知識片斷不過是整個知識體系中很小的部分，其中一些知識片斷，如幾何學和物理學，是比較確定的，而其他知識片斷，如醫學，²⁴ 則不過是推測出來的。進一步來說，我們短暫的生命時段使我們不能對自然有全盤的了解。我們存在於無限

²¹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72，頁30。（譯文經筆者修改）

²² 實際上，帕斯卡爾給第72片斷的標題就是「人的比例失衡」。

²³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72，頁30。

²⁴ 在帕斯卡爾的時代，醫學沒有我們今天的先進，所以他說「醫學也是推測出來的」這話是可以理解的。

大和虛無中間，但我們畢竟存在着，並不是虛無。我們在宇宙中只佔有微小的空間，對宇宙的認識同樣也很少很少。

帕斯卡爾時代的教條主義者堅信柏拉圖的觀念，即無限這觀念可以在人的知識和真實世界之間作為橋樑。因此，對斯賓諾莎而言，無限的觀念是人思想之有效性的保證。²⁵ 但對帕斯卡爾來說，無限的觀念使我們對人類知識的成就產生懷疑。當整體的狀況是隱藏的，我們所認識的部分就不具有確定性。²⁶ 如前所述，有些人沒有注意到這兩個無限就魯莽地去考察自然，並且希望能夠理解萬物的起源，就好像他們擁有超然的能力一般。帕斯卡爾譏諷地說，他們的自以為是的態度與他們研究的物件同樣巨大。將我們的科學知識轉入第一原則的範疇是更危險的，就像隆寧（Per Lønning）評論道：「因此，無限這觀念阻止了物理學超越自身並轉化成形而上學。我們通過經驗所獲得的對物理現象的認識是十分真實的，但是應該採取謙虛的態度來宣稱這知識。」²⁷ 人發現自己的存在處境離兩個極端都非常遙遠，人應該接受這樣一種存在處境。一個人可能會比別人知道得多一些，比他人多活一些年日，但是與知識的無限和永恆的寬度相比，這些就算不得甚麼了。總而言之，在我們的理解中並不存在着穩定性，在兩個極端之間，沒有甚麼能使我們不動搖。帕斯卡爾如此說：「這些無限空間的永恆沈默使我恐懼。」²⁸

²⁵ 根據筆者的理解，教條主義者和帕斯卡爾對「無限」這一觀念的理解的差別在於我們是否把「無限」看作是我們知識的連續。對教條主義者而言，他們認為「無限」並不是甚麼奇怪的東西，它能在數學和物理學中與其他屬性成一定比例關係（儘管是無限的比例關係）。但對帕斯卡爾來說，「無限」這一觀念是另一種實體，是超越人所能把握的存在。

²⁶ Per Lønning,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Theology: prefigured in Luther, Pascal, Kierkegaard, Nietzsche*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2), 57.

²⁷ Lønning,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Theology*, 57.（譯文出自筆者）

²⁸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06，頁101。

三 理性與信心之間

(一) 理性的功用

如上所述，《思想錄》基本上是一部基督宗教信仰的護教著作。不少人把帕斯卡爾視作唯信主義者（fideist），但實際上他是十分重視理性在認識信仰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充分地認識到人是一個思想着的存有，信仰儘管在本質上是超自然的，但信仰並不毀壞人的這種自然能力。唯信主義對於帕斯卡爾來說和不信一樣糟糕。信仰不應壓制理性，而應照亮和滿足理性。帕斯卡爾說：

否定、相信與懷疑之於人，就正如馳騁之於馬一樣。²⁹

責備過於馴服的人絕非不尋常之舉。迷信是一樁天生的邪惡，它就像不信一樣有毒。³⁰

上帝的行動是以溫柔的方法來處理一切的事物：祂以理性的論證把宗教置於我們的思想之中，又以恩典把宗教置於我們心內。然而，若想要以強力和威嚇來把宗教置於思想和內心之中，那就不是把宗教而是把恐怖置於其中了（*terrorem potius quam religionem*；或譯「那就是恐怖而不是宗教」）。³¹

對於帕斯卡爾來說，理性在認識信仰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預備性的角色。它有助於移除障礙，區分真宗教與假宗教。帕斯卡爾注意到一點，就是藉着上帝的恩典，有些人能對信仰有更直接的理解。譬如，未受過教育的人往往能在信仰上有更直接的感受和把握。但他們是例外，而非普遍的情況。一般來說，通往信仰的道路同時需要理性和直覺感知（*intuition*）。因此他說：

²⁹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60，頁125。（譯文經筆者修改）

³⁰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54，頁122。（譯文經筆者修改）

³¹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185，頁87。（譯文經筆者修改）

上帝透過直覺感知來賜給他們宗教的人是十分幸運的。然而對那些沒有直覺感知的人，我們就只能通過理智給他們宗教，並同時等待着上帝賜下洞見（insight）；沒有這些洞見，信仰就只能停留在人的層面，並且對得救毫無裨益。³²

上帝並不常常把內心的知識賦予人。人不能給自己信仰，但他可以為此做準備，並期望恩典最終使他降服和歸信。在他的護教學中，帕斯卡爾想向他的讀者們證明宗教是值得尊重的：

人們鄙視宗教；他們仇恨它，害怕它是真的。要糾正這一點，首先就必須指明宗教絕不違反理智；並要指明它是可敬的。³³

帕斯卡爾的最終目標不是使人折服，而是叫人歸信上帝（not conviction but conversion）。他知道宗教的證明是不充分的，單憑這些證明不能使人折服。但理性的功用能夠叫人們撇棄那些未經檢測的信念和一個盲目的宗教。使用理性能激勵讀者從敵意和漠然轉向尋求真理。在帕斯卡爾的神學中，他相信大多數人是受詛咒的，但上帝的恩典總會臨到一部分人，因此他致力於為那些「未受光照的選民」做信仰的預備。

在《思想錄》中，帕斯卡爾常向他的讀者提出那些同時存在於人類思想中和現實中的矛盾。在同一事物的相反兩面中都有真理，而理性在判斷哪一方更真實的時候往往顯得無能為力。許多重要的論題都能從兩方面進行辯護：上帝是否存在？是否有靈魂？這世界是被創造的嗎？還有原罪的問題。³⁴ 從他們自身的角度來看，懷疑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

³²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82，頁132。（譯文經筆者修改）

³³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187，頁88。（譯文經筆者修改）

³⁴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30，頁107。

都是正確的，但若把對方的觀點也考慮進去，他們又變成錯誤的了。我們不能成為一個懷疑主義者或一個教條主義者，但我們卻不能避免成為這兩者中的一個。「懷疑主義、斯多葛派主義、無神論主義等等，他們全部的原則都是真確的。但他們的結論卻是謬誤的，因為與這些相反的原則也是真確的。」³⁵

帕斯卡爾試圖調和懷疑主義和教條主義這兩個陣營，並給予理性恰當的位置。人類理性不能理解全部實在，不同的哲學窺見了真理的不同部分，但它們不能宣稱理解了全部真理。³⁶ 帕斯卡爾反對教條主義者，因他們過於自大，把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卻不能為我們最基本的一些直覺感知提供證據。至於懷疑主義者，帕斯卡爾則告訴他們那些潛在的直覺感知構成了我們作為人之基本功能。我們不能懷疑這些直覺感知的存在，並假裝它們是虛構的。理性由於面對着這些矛盾而變得模稜兩可，理性本身可以證明也可以駁斥矛盾的命題。人們不能合理地驗證非不合理的原則（non-irrational principles cannot be proved rationally）。³⁷

關於理性，帕斯卡爾注意到異教哲學家們的錯誤是出於從概念和定義來追溯事物的實在性，認為永恆秩序中事物的本質能夠在可見世界和人類智慧中被確立。³⁸ 這種思維模式有點類似康德的「二律背反」（antinomy），理性設立了自己的命題和反命題。然而矛盾的解決似乎並不能從理性那裏得到。因此哲學的道路最終必將引向悲觀主義。與康

³⁵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394，頁174~175。（譯文經筆者修改）

³⁶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435，頁198。

³⁷ Roger H. Soltau, *Pascal: The Man and the Message*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0), 136.

³⁸ Denzil G. M. Patrick, *Pascal and Kierkegaard: A Study in the Strategy of Evangelism*, vol. 2 (London: Lutterworth, 1947), 345-46.

德不同的是，帕斯卡爾認為二律背反只是理性上的問題而非實在的問題。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超越我們所能了解的，儘管在理性上它們是不可能的，但在現實當中，它們卻實在地發生。理性與現實之間互不相容的事情，能在更高的層次當中得到調和。

帕斯卡爾像笛卡兒一樣，終其一生在追尋那可使人們思想可建基於上、並把生活服從於彼的確定性。與笛卡兒不同的是，這確定性對帕斯卡爾來說並不來自理性。他認為即便是在宗教中，人們也不擁有數理邏輯上的確定性。因此他說：

因此我說那就只好甚麼事情都不要做了。因為沒有任何事情是確定的；可是比起我們會不會看到明天到來，宗教卻還有着更多的確定性呢；因為我們會不會看到明天，並不是確定的，而且確實很有可能我們不會看到明天。但我們對於宗教卻不能也這樣說。宗教是否真實並不確定；可是誰又敢說宗教確實是不真實的呢？³⁹

在帕斯卡爾的神學中，超自然完全了自然。由於自然神論與無神論一樣危險，他並不熱衷於在自然中尋找上帝的證據。帕斯卡爾既不從上帝在人裏面的內在性（immanence；先驗的、形而上學的證明），也不從自然結構（自然神學）中尋找信仰的證據。對他來說，決定性的因素並不是那些我們用自然的推理能力建構起來的證明，而是在於上帝的啟示和祂在歷史中行出來的那些超自然的事情，這些事情是人的能力不能做到的。這兒有一個秩序上的斷層（discontinuity of orders；「秩序」或可譯作「層次」）。根據帕斯卡爾強烈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現實（reality）不應該被觀念上的可能性（possibility）限制。反之，可

³⁹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34，頁113～114。（譯文經筆者修改）

能性應當是從現實來決定的。⁴⁰ 根據詩瓦利埃（Jacques Chevalier）的說法，帕斯卡爾並沒有自己的一套知識論。對於他來說，知識永遠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的方法是要使知識最終降服於那真實的東西。⁴¹

（二）理性的降服

帕斯卡爾深刻地了解到理性的局限——不管是在解決二律背反還是在達到期望所得的確定性，因此他認為理性必須降服於更高的秩序，即信仰的秩序（the order of faith），其證據來自外在的根源。理性必須明白有些事物對於它來說是難以領悟的。超自然的真理，如上帝的存在、世界的創造、靈魂和身體、人的墮落及救贖等事情都超越了我們的思想。然而我們無法理解的東西並不代表它們是不真實的。⁴² 在一個範疇中未被解決的悖論，在更高範疇的實在中會被解開。理性必須降服於神聖的啟示，並由這啟示將其光照。理性的降服儘管與我們的本性有違，卻不違背理性的真正運用。帕斯卡爾強調：

真正的基督宗教是在於順從並理性的運用。⁴³

理智的最後一步，就是要承認有無限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假如它沒有能達到認識這一點，那它就只能是脆弱的。假如自然的事物是超乎理智之外的，那末我們對超自然的事物又該說甚麼呢？⁴⁴

⁴⁰ Jacques Chevalier, *Pascal*, trans. A. Clare (London: Sheed & Ward, 1930), 296, quoted in Patrick, *Pascal and Kierkegaard*, 346.

⁴¹ D. M. Eastwood, *The Revival of Pascal* (Oxford: Clarendon, 1936), 70.

⁴²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30，頁107。

⁴³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69，頁128。（譯文經筆者修改）

⁴⁴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67，頁127。

順從——我們必須懂得在必要的地方懷疑，在必要的地方肯定，在必要的地方順從。不這樣做的人，就不理解理智的力量。有些人是反對這三項原則的；或由於未能認識證明而肯定一切都是可證明的，或由於不懂得在甚麼地方必須順從而懷疑一切，或由於不懂得在甚麼地方必須下判斷而對一切都順從。⁴⁵

在《思想錄》一個較長的片斷中，帕斯卡爾與懷疑主義者（也與教條主義者）激烈地爭辯。他指出人是處於一個混亂的境地，理性不能決定哪一邊擁有更多的真理。能夠走出這片混亂的唯一辦法，就只有謙卑地降服於信仰並傾聽上帝。他說：

毫無疑問，這一點是超乎教條主義與懷疑主義以及人間的一切哲學之上的。人是超乎人之上的（man transcends man）。但願我們承認懷疑主義的大聲疾呼：真理並不是屬於我們活動範圍之內，也不是我們的獵物，它並不在地上，它的家是在天上，居於上帝的懷裏，我們只有按祂所高興啟示給我們的才能認識它。因此，就讓我們從這種不是被創造的，而是道成肉身的真理裏面學習我們真正的本性吧。⁴⁶

天性挫敗了懷疑主義者，而理智又挫敗了教條主義者。人啊人，你憑天賦的理智來探索生命真實的情況，得到甚麼結論呢？你不能躲避這兩派之中的一派，但又不能擁抱它們。高傲的人啊，請你認識自己之於自己就是一個謎。無能的理智啊，讓自己謙卑下來吧！愚蠢的天性啊，讓自己沈默吧！並從你的主人那裏去理解你自己所茫然不知的那真實的情況。讓我們來聆聽上帝吧。⁴⁷

⁴⁵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68，頁127～128。

⁴⁶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434，頁196。（譯文經筆者修改）

⁴⁷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434，頁196。（譯文經筆者修改）

在帕斯卡爾的護教學中，他看重理性，卻不是一個唯理主義者。他告訴我們不應把理性變成為偶像。理性不是「自律的」，而是「神律的」。「我信」高於「我思」（*credo above cogito*）。⁴⁸ 理性不能解決懷疑主義與教條主義之間的爭論，這矛盾只能被恩典戰勝，也只有通過信仰，人們才能獲得最後的確定性。

對於帕斯卡爾來說，基督宗教的基礎可被歸類為以下兩類：內在的和外顯的。內在的證明來自恩典和啟示，外顯的證明則來自神蹟、預言以及基督宗教的持續與存留。這些都是超自然的證據。⁴⁹ 帕斯卡爾進一步強調，最終來看內在證明的重要性是超於外在證明。人們之所以相信，終究不是因為那些神蹟，而是由於上帝的恩典。「信仰乃是上帝的一種恩賜；千萬不要相信我們說的：它是推理的結果。其他宗教對於他們的信仰並不是這樣；他們只是進行推理以期達到這一點，然而卻沒有成功。」⁵⁰

這些宗教上的「證明」並不是具結論性的哲學證明。若要嚴格按理性推論，它們甚至會顯得愚蠢。然而弔詭的一點正是，信仰在理性上缺乏證據，卻恰恰顯出它不是人類的產物，它的本質是超自然的。因此帕斯卡爾總結道：

⁴⁸ William Desmond, "Between Finitude and Infinity: Hegelian Reason and the Pascalian Heart,"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9:2 (1995): 104-5.

⁴⁹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805，頁400。在《思想錄》的其他片斷中，帕斯卡爾列出了構成外在證明的一些因素。第290片斷說：「宗教的證明——道德、教義、神跡、預言、象徵。」片斷289說：「證明——（1）根據其基礎，基督宗教既是那樣地違反自然而又是建立得那樣有力、那樣溫良。（2）一個基督徒靈魂的聖潔、高尚與謙卑。（3）聖經的奇妙。（4）特別是耶穌基督。（5）特別是使徒。（6）特別是摩西與先知。（7）猶太民族。（8）預言。（9）永恆性：沒有別的宗教具有永恆性。（10）能解釋一切道理的教義。（11）律法的神聖性。（12）根據世界的行為。」（譯文經筆者修改）《思想錄》的其他片斷中還有許多地方討論歷史上和聖經經文中的證明，但本文重點並不在此，故不作詳細論述。

⁵⁰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79，頁130。（譯文經筆者修改）

因而，誰又能譴責基督徒不能說出他們信仰的理由來呢？他們不正是在宣揚一種他們並不能夠解釋的宗教嗎？他們在向世界闡揚信仰時，正是在宣稱那是一種愚蠢的東西；可是你還要埋怨他們沒有證明它，假如他們證明了它，他們就是不守諾言了：惟其由於缺乏證明，他們的信仰才不缺乏意義……⁵¹

（三）超乎理性的信心

在理性和信仰的辯證關係中，帕斯卡爾向我們呈現了這議題的兩面。一方面，信仰與理性之間有一種適度的融合及和諧。他說：

兩種過分：排斥理智，僅僅承認理智。⁵²

信仰確是說出了感官沒有說明的事情，卻沒有與感官能說明的事情相反。信仰是超越這些能被說明的事情而不是與之相反。⁵³

如果我們使一切都順從理智，我們的宗教就不會有甚麼神祕或超自然的了。如果我們違反理智的原則，我們的宗教又將是荒謬可笑的。⁵⁴

信仰不同於證明，它們一個是屬人的，另一個是恩賜；一個是知道，另一個是相信；證明只能是工具性的。⁵⁵ 因此帕斯卡爾同樣重視基督宗教信仰的理性辯護和這信仰的個人性。他的護教方法的特點是舉出

⁵¹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33，頁109～110。（譯文經筆者修改）

⁵²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53，頁122。（譯文經筆者修改）

⁵³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65，頁126。（譯文經筆者修改）

⁵⁴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73，頁129。

⁵⁵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248，頁120。

一系列理性不能解決的矛盾，並說明這些矛盾只能在超理性的層次中才能被化解。他還給「懷疑」一個重要的地位，認為反對信仰的懷疑是合法的。但懷疑的態度是相信之前的階段，它將會被信仰替代。在上帝恩典和外證的幫助之下，懷疑最終能夠被信仰戰勝並讓位於彼。

另一方面，帕斯卡爾也認為宗教是反對理性的。他曾說：「唯一違反天性、違反常識、違反我們感受的宗教，就是那個唯一常存的宗教。」⁵⁶ 基督宗教的一些教義，如原罪和基督的道成肉身等，在某些「理性」的人看來是叫他們厭惡的。帕斯卡爾再次重申十字架是一個「愚拙」的道理：

原罪在人看來是愚蠢的，但這也是信徒自己首先說明的。因此，如果這個教義看來沒有道理，你不該責備我，因為我並沒有給它安放在理性的根基上。⁵⁷

從這些人物（聖經裏面的歷史人物）所施行的神蹟奇事，足以顯出他們的獨特，並且能叫你相信他們。但他們也指出，能叫你認識和愛上帝的，並非這些神蹟奇事，而是那愚拙的十字架；十字架看來並非神蹟奇事，但這些神蹟奇事背後就是十字架的大能。故此，我們的宗教從其有效的原因來看是愚蠢的，但從那些為它預備的奇妙事情看來，它就是智慧的。⁵⁸

對於帕斯卡爾來說，基督宗教教義的愚拙對這信仰本身來說並非一個問題。基督宗教教義之所以顯得荒謬，是因為我們的理性已經因為人類原初的墮落而被扭曲和敗壞了。教義不屬於我們自然能力的範疇，那些被恩典觸動過的人不會認為這些教義是荒謬的。反之，他們更會愉悅地將自己的理性降服於這信仰之中：

⁵⁶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605，頁270。（譯文經筆者修改）

⁵⁷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445，頁202。（譯文經筆者修改）

⁵⁸ 帕斯卡爾：《思想錄》，片斷587，頁263。（譯文經筆者修改）

……我們要以開放的態度來接受這些（基督信仰的）證明，以生活的實踐來加以體驗，並以謙卑的心來回應恩典的召喚。惟有這恩典才能帶來恆久和真實的信仰：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Ne evacuetur crux Christi*）。⁵⁹

站在理性的角度來看，基督宗教的教義或許叫人們反感，但這並不減弱它在解釋人生問題時所顯出的力量。帕斯卡爾那本質上是展森主義（Jansenism）的信念：信仰超越理性，恩典超越自由。生命是懸浮於懷疑與確定的兩壁之中；而理性卻愛莫能助。解決的方法並不是摒棄信仰中的弔詭，乃是以信仰來擁抱它。只有降服於信仰當中，帕斯卡爾才找到他畢生尋求的那最終的確定性。

四 結語

在帕斯卡爾的護教學中，他只在開始時使用理性論證的方法。其後，他撇下了這些論證而轉向一種近乎應用心理學的方法。他向讀者表明理性並不最終引向真理。在宗教中使用理性僅在開始時是合法的，因為帕斯卡爾已經預見，堅持使用理性最終會導致潰敗。理性只能到達某一個階段，在這之後人必須降服於基督信仰的內涵，這內涵也只能被人的心來掌握。⁶⁰ 帕斯卡爾運用理性來顯示理性自身的不足，訴諸於理性是為了說明真理存在於理性之外。理性之外的東西擁有自身的理性。

⁵⁹ 帕斯卡爾：《思想錄》上，片斷245，頁119。（譯文經筆者修改）

⁶⁰ Mina Waterman, *Voltaire, Pascal and Human Destiny* (Morningside Heights, NY: King's Crown, 1942), 47-48.

在信仰和理性的辯證討論中，帕斯卡爾與他同時代的人看待基督宗教的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於帕斯卡爾來說，純哲學不能達於宗教。知識的範疇和信仰的範疇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分別；神人之間有不可越過的鴻溝。就人本身的能力，我們達不到對上帝知識任何的確定性。基督宗教並不是人意識的產物。它既不是人的建構，也不是人的理念。它屬於一個本質上迥異的層次，其內容是由上帝通過基督和聖經啟示出來的。哲學家的上帝在一邊，而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則在另一邊。基督宗教的基本真理超越了理性。惟有當人與上帝相遇，開放自己並降服於祂，讓自己被祂改變才能真正明白祂。信仰不僅僅是理性上的贊同，也不單是在乎尋求知識的確定性，而是一種神聖的激情。信仰並不是要將每一個奧秘變得可以理解，卻可透過信任和愛，與上帝建立起來的一種關係。

在西方宗教哲學的思潮中，亞奎那和笛卡兒傾向把信仰與理性分開來處理；但帕斯卡爾則像奧古斯丁一樣，更注重於把兩者融合。思想和信仰並不是各自獨立的，就像昆漢斯在評論帕斯卡爾時所說的一樣：「我們思考的時候在相信，我們相信的時候在思考。」⁶¹ 最後，帕斯卡爾將人類哲學歸入於基督宗教對事物的觀點之下；他的哲學最終也是一種基督教哲學。⁶² 昆漢斯的評論中更進一步指出奧古斯丁主義與帕斯卡爾的思想之間的相似之處：

⁶¹ Hans Küng, *Does God Exist?*, trans. Edward Quin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0), 68. (譯文出自筆者)

⁶² 「基督教哲學」即英語中的"Christian Philosophy"。

由於理性和信仰的最終一致性——哲學真理和啟示真理等同，哲學和神學也不能被分離。我們不應相信有一種所謂的「純」哲學。若以這種觀點來看，只有建基於基督宗教信仰之上的哲學才是真哲學。如此一種「基督教哲學」不應基於思想，而應該是一種對基督宗教信仰的反思性的自我解釋，尤其是在上帝和人類靈魂的論題上。因此，降服於神聖的權威優先於所有的探究和考察。從這觀點出發，我們就更能明白「信仰以便理解」(*credo, ut intelligam*)——與笛卡兒的理論恰恰相反——的原則為何是這樣重要的了。⁶³

⁶³ Küng, *Does God Exist?*, 68. (譯文出自筆者)

撮 要

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 1623-1662）是一個罕見的天才。他是一位數學家、物理學家與發明家。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具有深度的哲學與宗教思想者，他的名著《思想錄》是人類文學的寶典，廣為人們熱愛。在思想層面上，帕斯卡爾可以被稱為一位反理性主義者。他那個時代的理性主義者曾自大地宣稱單靠思想的能力就能達到真理。但對帕斯卡爾來說，理性在面對最基本形上學及宗教問題時是軟弱無力的。哲學家們夢寐以求能在人世間建立一套永恆的哲學，但這工程最終只是一個幻想。本文嘗試從帕斯卡爾的思想裏，發掘他對理性與信仰之間關係的洞見，並看看他如何說明理性最終必須降服於信仰之下才能尋見上帝。

ABSTRACT

Blaise Pascal (1623-1662) is a rare genius. He is at the same time a mathematician, a physicist and an inventor. Yet known to relatively few people, he is also a deep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thinker. His masterpiece *Pensées* is a treasure in human literature, loved by people in all generations. Pascal can be seen as an anti-rationalist who had struggled with the main philosophical streams of his time. The rationalists of his time claimed that through reason alone man can reach final truths. Pascal, on the contrary, sees very clearly the limits of reason in face of the most basic religious and metaphysical questions. For Pascal, the dream of having an eternal philosophy here and now is forever a chimera. The current essay aims at extracting Pascal's insights in the dialectic of faith and reason, and will try to show how he argues that reason must finally submit to faith in order to find God.